

**2006 年中国精短
美文 100 篇**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6 年中国精短美文 100 篇 / 王剑冰 主编 . 长江文艺出版社 ,

2007 . 1

ISBN 978—7—5354—3402—9

I . 中… II . 王… III . IV . I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第 号

版次 :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

开本 : 1/32

定价 : 16 . 00 元

2006 散文品读随感录

王剑冰

—

作家的写作主要是文字的写作，他们的生活经验及对生命的认知即以文字的方式表现出来。文字的运用也就显露出作家的能耐。有的文章虽长，而读之不累，不觉间已翻越万水千山，有的文字硬是啃不下去，翻翻后面尚漫山遍野，便再无看下去的勇气。竟就对这样的作家怀疑起来，有时还会殃及报刊的编者。诚然，同是一个作家写出的文章，由于题材、心境、灵感的不同，也能分出高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依照读者的要求，一个成熟的或正在走向成熟的作家，在文字上的谨慎是必要的，尤其是长文上的谨慎。长文虽能造沉厚之感雄浑之气，却不可在难为炊饭之时，硬要生灶添柴。那时读者想爱不释手，也是要放弃一边了。

二

城市的餐桌上比较喜欢玉米饼、高粱馍、烤红薯了，但尝起来总觉得不如想象中的好吃，想象中的是什么呢，是过去的那种乡土味。不知道

是土壤的改变，还是水质的改变，还是种子的改变，还是味觉的改变。

事实上很多作家都是从乡间小路上走出来的，乡间的泥土构成他们最初的情感和认知，母亲似的河流、父亲似的山原，衣袂似的炊烟，伙伴似的牛羊，成为他们最早的灵感。阴柔的麦子、阳刚的玉米、空泛的背篓、具象的铁锹甚或飘摇的花布衫、跳动的小辫组成的文字，都闪着灵动的光点。

现在的乡土文章多是先前记忆的存货或是意象中的东西，城市与乡村的距离越来越近，而伤害越来越深。曾经清澈于童年的河流或许早已干涸，袅绕的炊烟或许成了文物。文字中商品化的东西越来越多，一如我们吃到的怀旧食物。经过装修的生活多了一种危险的悠适。

我们真的是怀恋那种浸染着乡土气息的东西，包括文字，包括情感。

三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张爱玲、萧红、庐隐、石评梅“四大才女”，她们直接而具体地关照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命运，寻求女性独立的完整的作为社会人的全部理想要求与现实需求的觉醒，为当时的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新时期以后同样出现了一批女作家，她们传承了“五四”时期女性文学的特点，在久旱逢甘霖的环境里，以自己的才情放声地歌唱，歌声中多有长久的压抑、生活的苦痛和感情的迷惘。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女作家的视野更如荒原驰骏，苍穹飞鹤，涉猎宽广而自由。本期的女作家散文特辑也可窥其一斑。在这片画廊前，让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她们思想的成熟及女性独特的细致，使作品带有了别样的感染力。

施特劳斯把女性的美好以乐曲的形式展现出来，他在提琴的独奏部中用装饰性的音符，修饰爱人婀娜的神态，他曾对友人说：“你还没有与我的妻见过面，你很快就可以见到她了（即听了这独奏部的乐曲之后）。”现在，这些女作家每个人都以文字的形式展示她们各自的心性与神态，那种历世的端肃、天成的悯善、青春的荡漾和个性的坚韧。瓦格

纳曾经说过：“世间的刚性都被卷入滔滔的俗潮里的时候，女性常是不失其优情，因为在她们的心灵中宿着柔和与湿润。所以女性是人生的音乐。”

四

不知从何时开始，有了一种新散文的叫法。新散文当然就不是老散文，有一种割裂或区分。新散文同新作家还不一样，新作家说明还没有写得老到，刚出炉的钢似的，还泛着蓝光。新散文就不一样，新散文说明是散文的一种新路数，也可能是作家成熟的一个标志。

新散文无非是手法新，语言新，题材新。最主要的在前两项。按过去的说法，新散文就属于新事物，让人前倾而顾。“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散文创作有了航标灯。然而究竟哪些是新散文呢？却没有统一的尺度。你也说新散文，他也说新散文，可看看同没被说的散文也差不大去。更有一些人先写出个东西，被别人新散文的一叫，慢慢地自己反倒不知道下边怎么写了。这就得提高警惕了，杨朔先生初开始写的散文，肯定也是新散文，只是慢慢地花开花又谢了。

能写得新散文确乎不易，但也不要被吓住，看人家都写成“新散文”了，自己就不敢写“老散文”了。近时写新散文的，多为年轻后生，且学历稍高，知识面广，思想先锋，行为超前。中也不乏在诗歌的队伍中挤来挤去、终觉找不到北而转南，凭借诗的练意与语言的跨跃技巧，弄一篇“新散文”一篇，倒也一时唬住了老散文们。只是后来看这黔来之物也就是那么两下子，便不再以为然。散文也有个存放度，存放得时间越久，越能显出孰好孰劣，评判者不是你我他，是历史是大家。

说是这么说，我们还是想找点鲜货，先上市看看行情，大家认可了说明我们选对了。但这次选对，下次再这样选可就不一定，好的总是在后边。先出来的别张狂，后来写的别气馁，这就是文学场。

五

“地理”这个词在当今出现得越来越多了，带有“地理”词语的杂志和书籍也渐渐显现出热销的情形。为什么，就因为它同旅游搅在了一起。旅游不只是过过瘾、腿脚的瘾，还要过拍照的瘾，进而精神的文字的瘾。旅游的热流与知识的相对高势当有关系。走了看了，自然地想要产生用文字表达的欲望。

表达也会分出几种。一种是表明自己到过某地，带有记述、张扬甚或炫耀的意味，差不多以流水帐的形式出现。一种是心灵的表述，展示其境其情的和鸣，抒情的意味较浓。还有一种是将景与人相衬，将自然与社会相映，融入境遇与人生的哲性思考。头一种当然入不了文学的场子，后两种则可是文学的宾客。

旅游的人越多，文化层次越高，就越显出地理散文的不好写。余秋雨已经达到一个顶峰了，这也就对新地理散文提出了一个高的要求。不露痕迹，又让人记住了地理方位及特点，并从中获取更多信息的散文，当是我们追寻的方向。

“地理”一词咱把它看在写作上，就是不要在“地”上下大功夫，而要在“理”上用劲，就如“游记”不在“游”上刻意，要在“记”上用心一样，这个“理”和“记”就是理性的记，记下独特的发现，独特的思考、独特的感怀。地理散文写好了便是带领读者进行一次心灵之旅，欣美之旅。

地理散文应该包括游记，但不完全是游记，它也有不游的成份，而游记则必然地涉及到地理。本期的地理散文小辑中，更多地可以看到自觉地关注自然环境和生活状态、展示生命体验和精神追索的散文，这是成熟的理性的文字。

六

一直忘不了非典那年的一个春日，北京的春日，鲁院的园子里一片碧绿的草坪，几株幼小却将所有的枝条都挂满花朵的桃树，还有一种叫不上名字的灿然着紫红色叶子的植物，一棵大大的雪松，几块怪石，这些都映衬于无比干净的阳光下。那是极为少见的阳光，一场春雨之后的

阳光，让所有的一切都显现出它的魅力，甚至阳光下舞蹈着的纤尘。仅仅是一时，不久便阴风回返，不久便是非典蔓延。

这种干净，还让我在一次帕瓦罗蒂的演唱会上深切地感受出来。这位顶尖级的歌手歌喉丰满华丽，在两个八度以上的音域，所有的音符都迸射出明快的质感，就连高音C他也能演唱得流畅圆润而富有穿透力。

经常的阅读中，偶尔也会感到这样两个字的出现。文章少有做作，自然本真又鲜活敞亮，读后如醍醐灌顶一般透彻身心。干净。真的是只能用干净来表达那种感觉。

创作上有一定潜力的文学新人，他们的优势便是年轻，便是眼界广泛。文化历史、思想心绪、人情事故，或梧桐细雨，或大江东去，或杨柳晓风，莫不循着自己的意愿从容写来，让人从不同的角度感慨良多。

七

短散文确乎是不好作的。短文要精，就更不好作了。所谓精，即含有立意之好，趣味之妙，文词之美。

江南品茗，小壶一盏，小杯一围，合在一起不足一只大碗，然观其形，入其境，品其味，则有一种迷醉之感。

台上观技，艺人长衫大褂，腾挪舒展间从中抖出无数盆盆罐罐，甚而花瓶鱼缸。

眼看街人越穿越短，越衣越小，有短小者展露出曼妙，有短小者则不遮粗陋。

文章长者，造大场，显大势，却也易拖泥带水，掖瓶藏罐；文短则必显精爽，不好掖藏，要么一层卓约丰姿，要么露出袍下之“小”。

当今作文，不好强求，有善长枪宽袍，有喜短剑秀衣，要好了什么都好，要不好则无人应好。

只是现在经济时代，时间紧迫，提倡一下短文精作，也是实在念想。看客从中若见出一两篇好来，帮助喊上一嗓子。

目 录

沙家浜记	贾平凹
昙花的抵抗	叶 梦
大儒无声亦有声	韩小蕙
回忆三篇	李 辉
水墨周庄	王剑冰
红军渡	张承志
父亲	张胜友
话说和顺	崔永元
关于跌跤的 18 点思考	杜 丽
拥抱	方英文
菊花绿了我就走	张利文
知了	吴长忠
众生平等之企鹅	韩 东
梅花几度梦里寻	王本道
一个村庄与另一个村庄	刘家科
树荫	大 卫
热爱汉字的蛀虫	路 也
沙劳越之梦	周俊杰
蓝色的畅想	王洪应
意象的碎片	王邦德
夜	黑 陶
我掐死了一只蚂蚁	陈 雪

潘安的美与丑	孙 勇
陕北的羊群	单振国
一个夜晚和两个人的绍兴	江南梅
初夏的梦	朱 帅
寻找当年的记忆	徐宜发
小细节	陈小三
祖先住在村子外	崔士学
庄稼跟我回家	杨 虎
中药飘香	杨 忠
走失的泥土	李祥林
过巴颜喀拉山	唐 涓
我的假日	郭翠华
白层古渡	欧阳黔森
岁月河流上的码头	彭 程
水做的沙家浜	杨守松
所畏惧的和被疏忽的	丹 菲
过桥洞	王云奎
陪娘看病	周 伟
笛声牵动的思绪	陆涛声
柴达木看山（外一篇）	马卡丹
越南所见所闻	朱金晨
狗屎花	余继聪
高楼背后的他们（外一篇）	李登建
女人花	杨 克
恐怖一条街（外一篇）	马步升
私人生活	张立勤
失落在梅花里的温情	邓 敏
秋泛山塘	南 方

一条河说断就断了	毅 剑
走近云梦草原	王守振
王勇	李傻傻
蛇蛻	江 子
距离中的风景（外一篇）	张乃光
大河里的小事	张 于
乡月	张天福
牛卧在牛市外边	张 劲
我爱呼伦贝尔大草原	刘明远
绿色祖先	李未熟
请跟我一起飞	王玉蓉
为一座废园驻足（外一篇）	苏会玲
谒长岛显应宫妈祖庙	有令峻
熊猫	桃之 11
油桐花开时	文 瑞
暮色里绽开的冥想	陈洪金
坐巴士经过深圳的夏天	朱正安
父亲来信我翻译	星 星
能不忆江南	宁 默
白坤峰散文	白坤峰
场景	耿 耕
渐行渐远的村庄	黄 辉
青草的声音	车永静
一口井的年龄	凌仕江
夜·历史一种.....	廖无益
南京的风花雪月	代 薇
女人汤里的女人味	香 芋
上善周庄	黄征辉

候鸟·梦境·铁匠铺	赵 宇
镜庐笔记	陈洪金
和泥土有关	王克楠
夜声与花色	波 眠
沙狐	赵玉强
湖的味道	蒋 新
情义周庄	阚则思
一个人的漂泊	樊健军
黄昏，那一抹韵.....	张振华
梦里不知身是客	何
观无伴奏合唱	施建石
雕版故里	黄征辉
三生有幸结文缘	李 前
绝唱	阿 土
一对蓝色的宝瓶	康启昌
鸟语	黄明山
影响	王 静
自然、纯真的我	平 平
我不知道……我知道	郭 红
上地里去呀	韩修龙
埃瑞什琪伽尔的囚徒	林宇銮
石磨上的美文	吴建华

沙家浜记

贾平凹

沙家浜是常熟的一个古镇，以建在芦荡之中而与众不同。镇不大，人家相对筑屋，后门通河，前门是街，街巷就极其幽深。路面又全然铺就了石板，石板与石板并不严实，故意留着空隙，能看见下面活活流水，似乎整个镇子就浮在了水上。从街往里走，看两边屋舍，大都两层，木头横七竖八，结构巧妙，人多各倚栏临窗，软语呼应。有旧寺数座，混杂于商铺之间，唯独门前蹲有石狮，石狮不威严，喜庆状可掬。也有老桥，连扯左右，荷就钻出石罅，近旁就是茶肆饭店。进去坐下，茶要碧螺春，饭要卤汁面，正端详灶是不是七星灶，壶是不是老铜壶，忽后窗外咿呀声响，一小船靠近，船上人和屋里人打情骂俏，便得一篓螃蟹鱼递进来。螃蟹鱼是稀罕物，水质好才能生长，螃蟹鱼也正是这里的特产。连呼煎炸一碟来呀，却有黑鸛白鹭就站在后门栏上，而三朵四朵芦絮飞进，上下飘浮，用手不可捉拿。

时不时听人唱阿庆嫂，京剧味不足，但极投入。循声步入一条短巷，唱却息了，而巷外湖荡汪洋，风正紧，水面微皱，芦絮起落如云。岸边排列无数船，其状似偌大的鞋。顺脚上去，摇橹的大嫂问去哪儿，说句船到哪儿人到哪儿吧，船就箭一般驶进芦荡。进了芦荡才知神秘莫测，河道密布，港汊纵横，沿一处深入，芦苇愈来愈高，凉气袭身，万籁俱静，只听得橹声和蜂鸣，有几分惊奇也有些许紧张，想武陵桃源莫

过如此吧。七拐八拐，已迷失了方位，却恰遇骤风，一时芦苇前呼后拥，一尽线乱。在乱中，却看见了远处栈桥和桥端的芦亭，亭中有人吃茶说话，只听得一团嗡声，分辨不出话语。约几分钟，风软下去，悄没声息。继续前进，道越来越窄，水越来越深，湖苇倾斜得不能摇橹，江苇扑撒在船头，便看清了水中游鱼，而头顶上水鸟乱飞，一时有了奇思，这鸟入水为鱼，鱼出水为鸟，是相互转换的吗？得意自己不是诗人却有了诗情。

游了一次沙家浜，再也忘不了江南的这个古镇，记住了这片可能是中国最干净的水和水中浩浩茫茫的芦苇。

（选自 2006 年第 7 期《美文》）

昙花的抵抗

叶 梦

从早上 5 时开电脑到下午 5 时关电脑，我把自己囚禁在书房已经 12 个小时了。想出去放放风，于是把照片拷入 U 盘，顺便去数码店。

在繁华的袁家岭接到一个电话：画家蔡皋叫我去她家看昙花。花的消息让蒸笼一样的天空绽放出一线希望的空隙。

昙花静静立在屋顶花园的凌霄花架下，多浆的肥厚叶片长长垂落，叶的边缘吐出一支支花茎，擎着一支支花蕾，一共有 6 个花蕾，一个已经于昨夜开放，垂着头。4 个已经含苞待放，还有一个尚未成年，举着令箭荷花一样的花蕾，毫不省事的样子。

开过的已经是“昨”日黄花，未开的是属于花季的青涩少年。今夜要登场的 4 个花蕾是仙女，要为我们演绎生命的绚烂燃烧。

吃过晚饭后，我就坐在昙花的身边，等待花朵的一生。

紫红色缨络流苏般的似瓣非瓣之物包裹着花苞，在形式上是那样自在，很像流行的个性化时装。那是花的衣裳。

昙花的线条错落流动，不似玫瑰之类的中规中矩，对于昙花来说，玫瑰好像身着旗袍的中国淑女，假模假式的样子实在很俗啊！昙花是自由的，她是以一种开放的动态的美展示自己。

蔡皋家的屋顶花园在喧嚣的长沙城的二环线附近，朝东南望去，远处的射灯，在空中旋转着像切割夜空的光刀。不远处的高桥市场无端发

出零散的爆竹声。周围声、光、色的干扰……对于昙花实际上是一种伤害。

我心疼昙花。她要躲在夜里静静开放是多么不容易，现代都市无法逃避黑夜。昙花开放的过程是一个抵抗的过程。

人是不会理解昙花的。

花的最佳时期未到，赏花的人来探过消息之后都走了。在这段时间里，只有我与昙花为伴。

在昙花准备开放的时刻，我被周围环境扰乱的心境开始复位。昙花像一片舒乐安定药丸，舒缓了我烦乱的心，过滤了我的杂念，让我入定。

昙花终于开了，包裹的花蕾张开一个小口。我突然就想起了妇产科的术语：宫口开启一指。我此刻还想起多位女画家笔下的花——那些象征着女性生殖的暗号。

在花架外缘的两朵昙花曝露在城市的夜光里，在杂光的骚扰下，昙花在迟疑中惶惑张望——她们惶恐的怯怯的样子，很不情愿地张开硬币大的一个口子，蓑衣状的外衣垂立着。

昙花对光是拒绝的，在朗朗乾坤之下，她只是沉默着。而躲在叶子暗处被黑夜包裹的并蒂昙花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她们的状态是那样饱满，蓑衣状的外衣都张开了，花蕾也开得大得多。有一个乒乓球大了。双胞胎昙花似乎率先启动了产期，生命的激情在红色的花茎里汨汨流动，是黄体酮还是催产素？包裹她的经络开始起舞，鼓动一种生命的潮汐，花体就像喝了酒，就饱满起来，舞动起来，她们像仙女，舞动的裙裾渐渐张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

香气在空气中间流动，沁入心底的异香是昙花的信号，她屏蔽一切干扰，抵抗一切阻止她如期开放的理由，创建出一个异香环绕的场。营造一种合适花朵开放的场景与气氛。

花开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是昙花最有诱惑的模样，相当于子宫口开启至N指，新生命呼之欲出！昙花开放的欲望在一种持久的期待下发力。

昙花的开放过程很像人类的生产。花蕾开放到四分之三的时候，敞

开的花瓣已经娩出了所有的秘密。

洁白的薄薄重叠的花瓣，保护着花心，从敞开的花瓣看里面就像一座神秘的宫殿。细如白丝的线条，组织出一个特殊的花朵般的花蕊，颤巍巍地向外面张望，再里面就是一个长方形的盘子，托着满满一盏金色花蕊，这是昙花的胎盘吗？里面的结构是雌雄同体的结构吗？

花居然有丰富奇怪的组织结构！造物的神气让我们惊叹！香气就这样源源不断地充斥在空气中间，把人灵魂带入异境。

昙花要抵抗的是刺目的光，尘世的喧嚣，她引导人们进入一种禅意的境界。

看花的人多起来了，昙花正开得轰轰烈烈。这个时候，我选择了在昙花盛开的时节离开，我不想看到最后告别的一幕。

因为昙花，我们被这个喧嚣的世界所扰乱的心就像获得了新生。这是在看昙花之前没有想到的收获。

（选自 2006 年 9 月 26 日《长沙晚报》）

大儒无声亦有声

韩小蕙

在北京 301 医院，季羨林先生已经快住满四年了。

这是当初入院时谁也没想到的。在荷竹摇曳的北大朗润园家中，季先生最疼爱的大白猫一直等待着“爷爷”归来；更有一批又一批新生来到季府窗下，殷殷地向里张望，期冀能有奇迹发生。



季先生从 6 岁起即开始读私塾，9 岁开始学英语，12 岁读《左传》《战国策》《史记》，15 岁学德语，17 岁开始发表小说，19 岁发表翻译作品，23 岁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24 岁赴德国主修印度学，同时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多种文字。30 岁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35 岁起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一直做了 37 年，后来还做过北京大学副校长等无数职务。

季先生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天天都在读书写文章。越老工作干得越多。”除了让中国学者望而生畏的、深奥无比的德国哲学研究外，数十年来主要从事印度文学的翻译研究工作，佛教史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工作，还撰写了江河湖海一样汪洋四溢的大量散文随笔等